

岑毓英集

[清] 岑毓英 撰
黄振南 白耀天 标点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首 卷

上谕一道^①

光绪十五年六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：

云贵总督岑毓英，秉性公忠，才识沈毅，由诸生从事戎行。咸丰、同治年间，云南回匪倡乱，兵事孔殷，仰荷先朝特达之知，叠加拔擢，代理云南藩司，旋即简授巡抚。当兵单饷绌之时，激励众心，出奇制胜，克复省城，肃清大理等府，扫穴擒渠，全滇底定，厥功甚伟，叠经赏给骑都尉，并改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。朕御极后，擢任云贵总督，整顿地方，操练营伍，均能实心任事。光绪九年统兵出关，卓著劳勋，复加赏一云骑尉世职。该督久驻边陲，染瘴成疾，上年查阅营伍途次，触发旧病，叠次赏假调理。本年四月，力疾销假，方冀医治就痊，长资倚畀，遽闻溘逝，轸惜殊深！

岑毓英著加恩晋赠太子太傅，入祀贤良祠，并于云南省建立专祠。生平政迹事实，宜付国史馆立传。赏银一千两治丧，由云南藩库给发。照总督例赐恤，任内一切处分，悉予开复；应得恤典，该衙门查例具奏。灵柩回籍时，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。

伊子山西即用道岑春荣，著遇有道员缺出，请旨简放；候选同知岑春煦，著以知府选用；应升之缺升用前工部郎中岑春煊，著以五品京堂候补；监生岑春冀，著俟服阙后由吏部带领引见；岑春荫并伊孙岑德纯，均著俟及岁时带领引见，用示笃念茆臣至意。

钦此。

谕赐祭文^②

朕惟执金提鼓，一方资戡乱之功；开府建牙，万里重筹边之寄。良才难得，正倚畀之优隆；遗疏上闻，忽老成之凋谢。爰颁奠醑，以示哀荣。

尔原任云贵总督岑毓英，沈毅有为，公忠卓著，起家丞佐，奋迹戎行。早怀投笔之思，旋荷秉麾之任。属天方之日肆，乃露布之星驰，率江东子弟之兵，拯滇国人民之患。唱筹以济，饥军无异乎饱腾；传檄而前，骄将亦乐为驱策。更平苗而奋武，同扫穴以擒渠。迅奏肤公，叠膺心简，聿加勇号，载锡官衔。炎微提戈，历大小之数百战；长城卧鼓，绥边陲者二十年。既寇息而民安，亦政成而吏肃，何意大星之陨，实深朝露之悲。

于戏！洱水苍山，缅丰功而犹在；椒浆桂醑，招灵爽以如来。懿此洁蠲，庶其歆享！

谕赐入祀贤良祠祭文^③

朕惟明裡肇美，诗歌妥侑之文；定国宣劳，礼重馨香之祀。盖勒旗常而纪绩，既显示其褒扬，而奠秬鬯以流芳，宜优加其崇报。

① 原刻本此处无标题，兹据首卷目录添加。

② 原刻本目录作“谕赐祭文一道”，此处如此。

③ 原刻本目录作“谕赐入祀京师贤良祠祭文一道”，此处如此。

尔晋赠太子太傅、原任云贵总督毓英，沈深有识，果毅多才，始秩就乎一官，继符分于六诏。执干戈而贾勇，大敌频摧；践矢石以奏功，坚城屡拔。口碑遍颂，远留棠树之阴；心简常邀，洊历薇垣之任。恩承北阙，吉羽加冠；军抚南邦，高牙建阊。处饷绌兵单之势，展折冲御侮之才。复首郡而固皇图，进雄师而诛穷寇。苍山峰险，应知貔虎能逾；洱海波平，顿使鲸鲵失恃。余氛涤荡，大局肃清。爰肇锡以嘉名，勇真不愧；用特颁乎懋赏，世可长延。继而色黯萱帟，怆深梓舍。读礼之期已毕，服官之力犹强。仗钺黔疆，殊施渥受；移幢闽峤，重寄叠膺。迨全滇总制之时，正荒服纷争之会，金戈所向，卒成交阯之功；铜柱未标，竟染壶头之瘴。俾养痾而给假，冀勿药以占爻，胡乃虎幄凄凉，仅剩运筹之伟略；霓旌黯澹，空余拥节之威声。缅怀柱石之资，官衔特晋；用厚贤良之报，庙食攸隆。

于戏！懋典聿昭，存没之哀荣具备；精禋用肃，春秋之芬苾常歆。尔灵有知，尚其来格！

御制碑文^①

朕惟经文纬武，岩疆资戡乱之才；刻石铭金，朝庙重酬庸之典。生则倚为岳渎，歿犹感乎星辰。爰赉丝纶，用光琬玉。

尔原任云贵总督岑毓英，性情果勇，才识沉雄。远衍派于棘阳，早蜚声于黉序，得充国筹边之略，奋班超投笔之思，杀贼以卫乡闾，转饷而充军实。始官丞佐，洊綰藩条，节钺诞膺，滇黔用抚，徙八闽而回翔，两载镇六诏而坐领兼圻。受先朝特达之知，作两世中兴之佐。揆其成绩，厥有武功。当夫回寇乱常，疆臣失驭，张灯元夜，潜生衷甲之谋；挺刃节楼，遽见裹尸之惨。几全城之尽复，无一旅以相持。维尔孤忠，力支危局，誓灭么麽之众，重劳子弟之兵，飞书而召外援，开壁而示内定，妖氛迅扫，行省重安。泊大理之陆沉，正中原之云扰，鞭长莫及，久纾廊庙之筹；霆震而前，遂夺潢池之气。孤军深入，大敌频摧；黑水斫营，朱波攻隘。邓士载缘崖攀木，险径潜趋；檀道济唱筹量沙，敌人惊遁。水鲸风动，羌助战于昆明；火牛电驰，等解围于即墨。聿宣武节，屢下坚城。九攻而魁党离心，三捷而贼首授首。肃滇疆以底定，纾魏阙之忧悬。嘉乃壮猷，膺兹懋赏。中黄荣夫赐服，孔翠耀以垂冠。世职三加，官衔两晋。锡赉桓之勇号，名纪丹毫；眷飒爽之英姿，恩隆紫宸。属有边事，深藉老谋。画瓯脱而定疆，开关门而互市。机宜默运，巩南徼之屏藩；威望兼资，胜北门之锁钥。方山邮之阅伍，鼓角周临；何烟瘴之中人，壶头重困。忽披遗疏，弥怆中怀。赠太傅则优予崇衔，列贤良而并隆秩祀。专祠许建，慰遗爱于边人；佳传特详，录成劳于国史。擢尔弟而陈臬，甄诸子以及孙。兆域待营，帑金载赉。综生平之勋业，赐嘉谥曰“襄勤”。礼备饰终，荣加制誥。

于戏！蛮疆万里，应多堕泪之碑；华表千年，视此铭功之石。钦承休命，勿替后昆。

国史列传

岑毓英，广西西林人。咸丰初年，由附生在本籍办团出力，保县丞。六年，带勇入云南，投效迤西军营助剿。七年，复赵州红岩贼巢，赏戴蓝翎。九年，克宜良县，斩逆首马鸿先，奉委署宜良县事，保以知县留滇补用，加知州衔。

十年正月，丁祖母忧，总督张亮基奏留毓英带练攻剿，请俟军务稍靖，回籍守制。得旨准其留滇差委，不准仍留署任。

七月，偕参将何自清克路南州，兼署州事。巡抚徐之铭疏言：毓英上年委署宜良，本年兼署路南，实系甫经克复，人心未定，是以委令兼署，仍恳恩准暂留署任。允之。

^① 原刻本目录作“御制碑文一道”，此处如此。

十月叙功，以同知直隶州用，加运同衔。十二月，兼署澄江府知府。

十一年正月，剿毁澄江诸贼垒。五月，破昆阳海口贼。嗣迤西回逆杜文秀之党连陷楚雄、广通、绿丰等城，省垣戒严，毓英带勇入援。

同治元年正月，破贼大树营。时张亮基引疾去，徐之铭决意主抚。回首马如龙自陈迫于仇杀，实无反意，愿率众就抚。毓英奉檄往谕之，畅陈顺逆。马如龙俯首听命，献所踞新兴等八城。

三月，上从徐之铭请，敕毓英暂行代理云南布政使。其秋，以办理安抚著有成效，赏加按察使衔，并换花翎。

二年正月，回弁马荣叛，戕署总督潘铎及府、县各官。毓英所部仅粤勇千余人，与弟毓祥、毓宝、毓琦力保藩署及城东南隅，沥血誓众，全家与城为存亡。众亦感愤，誓死相从。毓英只身入招灵观，阳与贼渠约和，令勿扰间阎，密驰书责马如龙以大义，趣赴援。于是内外夹击，歼除罄尽，诛逆酋李俊。马荣仅以身免，走南宁合马联升，据曲靖八属。

二月，升道员。省垣既定，统师西征，叠复富民、安宁、罗次、嵩明、禄丰、武定、禄劝、广通、陆凉、南安各城及黑、元、永三盐井，进捣楚雄。

四月，东路有警，徐之铭檄令抽带亲军旋省东征。寻克沾益、平彝，仍西上督攻楚雄。十月复其城，并克大姚。十二月，叠克云南县、赵州、宾川、邓川、浪穹、鹤庆，分道进规大理上、下关。

三年正月，克定远，围攻镇南州，大破援贼于普棚。

二月，马联升复陷沾益，犯马龙州。东路请援急，乃留副将李维述守楚雄，率师东下。七月，大破马联升于天生关，进攻曲靖。八月，复马龙、沾益，进围寻甸。上谕云贵总督劳崇光曰：“岑毓英以忠义自许，数月之中克坚城十数，尚书赵光奏滇省情形，并将该省耆士庶公启呈览，内称岑毓英勉图上进，亟应优加奖叙。曾谕令先将攻克楚雄等府、厅、县出力情形奏候施恩，著赶紧查明，据实保奏；并著传谕岑毓英，令其鼓励兵勇，妥速进剿，克日攻拔大理，殄除杜文秀，用膺懋赏。”

九月，克寻甸，擒斩逆回马荣、马兴才。十月，曲靖回目马文升等降，擒马联升，诛之，迤东肃清。

四年二月，奏入，优诏嘉尚，赏加布政使衔，并勉勇巴图鲁名号。

自毓英移军东指，西路兵单，已克各城多不守，独楚雄孤扼贼冲而已。毓英以西贼猝难殄灭，宜于东南先立不拔之基。曲靖为迤东门户，省垣粮运所出，督兵驻之。

五年正月，命署理云南布政使。时总督劳崇光入滇，毓英谒诸平彝，具陈军情贼势，请崇光坐镇省垣，渐收旁落之权，以维根本；用兵则先东后西，庶免牵制而收全功。劳崇光深然之，疏请以署提督马如龙专办西路，以毓英督剿黔境猪拱箐、海马姑贼。得旨报可。

猪拱箐隶贵州威宁州境，与海马姑相犄角，山溪阻深。逆苗陶新春、陶三春分据之，纠聚苗、教各匪及发逆石达开余党凡十数万，叠扰滇之镇雄、彝良、大关、昭通，黔之大定、黔西、威宁、毕节及四川边界。川、楚、黔军会剿，久无功。毓英条上机宜，谓权不一则军不用命，愿率滇军独任此役，限百二十日捣其巢。劳崇光与四川总督骆秉章皆壮之。会巡抚林鸿年招降镇雄州匪首李开甲、漆维新等复叛，踞州城，扰彝良，连营数百里，劳崇光令毓英先往剿之。三月，毓英率五千人转战而前，连破坚垒数百，克镇雄，二贼伏诛。是月，诏授迤南道，署布政使如故。

时有旨，令新授云南巡抚刘岳昭会剿猪拱箐贼。岳昭疏称，毓英智勇兼优，实心任事，请专责以一事权，必可迅奏肤公。允之。六年正月，升授布政使。二月，师次猪拱箐，筑垒休士卒，日遣间谍侦贼形势。

陶三春、陶新春之倡乱也，先踞海马姑红岩、尖山。壁立斗绝，大河带其前，鸟道攀援，仅容一夫，贼呼为“铁桶江山”。啸聚日众，山隘不能容，陶新春复分踞猪拱箐。界三省之交，八山环合，三面崢然，惟青松梁一面可往来；三泉下注，汇山麓为河，贼巢分踞山险。山下沃壤曰吴家屯，广七十余里，贼粮资焉，有间道可达海马姑。外有二龙关、大鸦口、小鸦口三隘为门户，备甚严；惟一隘曰大溜口，径尤险僻，贼防稍懈。

毓英密遣游击张保和等夜率二千人，由大溜口出二龙关后，掩袭吴家屯，自督三千人攻关。黎

明，贼倾巢出犯，战方酣，关后炮发，贼回救，毓英麾军夹击，连破三隘及吴家屯，擒斩数千。援贼之自海马姑来者，毓英亲截击之，斩其渠，余党反奔。派部将蔡标、刘重庆分一军围剿海马姑，克红岩、尖山，贼援乃绝。大军直逼猪拱箐老巢，阵斩贼目杨大仁等五十余级。贼伐巨石，斫为轮，凿其中，贯以硝磺、松脂，引火于蒂，乘夜自山顶下发，驱牛马随之，冲毁我营二十余座，将士多死伤。毓英督亲军迎剿，手斩悍酋，贼始却。次日，填扎旧营，偏掘深坑，贼发石如前，乃尽陷坑中。

毓英侦贼党多猱人，猱目有来降者，毓英具酒食厚待之。猱感而言曰：“贼每一弓地守一人，家东南者守西北，家西北者守东南，互为牵制，莫敢二心。日惟卯、酉二时燃炮为号，留一人守十弓地，余各归食。斯时奋击，必破。”毓英用其策，选敢死士二千人，亲率之，昧爽填壕猛进，连破木城二重。贼殊死斗，毓英身先士卒，直捣中坚，纵火掩杀。贼披靡，斩首二万余级，擒逆首陶新春及伪天将、伪军师等，凌处死；散胁从，拔出男妇四万余人。

猪拱箐剿洗一清，遂督胜军合剿海马姑。以一军攻后山中路，令守备杨玉科等军伏前山小路。贼倾巢自后山来拒，玉科等抄出，夺新结贼营三十余座，贼二千余级。进攻老巢，以喷筒环烧贼栅，贼惊溃，尽毁其垒，擒斩焚溺不可胜计。余匪窜山顶，夜乘大雷雨鼓噪搜剿，贼投岩坠涧，死相枕藉，擒陶三春及悍酋二百余人，皆斩之。

自进兵以至荡平，于百二十日限，仅逾四日也。捷闻，赏头品顶带。

先是，署提督马如龙西征逆回杜文秀，屡失利。总督劳崇光病故，杜文秀倾巢下窜，众数十万，连陷二十余城，省城戒严。毓英先拨一军添助省防，十二月自猪拱箐凯旋曲靖，整顿士马。

七年二月，兼程援省，扬言师出陆凉而取道宜良七甸，沿路破贼营数十座，进军大树营，联络省城，通粮道。贼乘新营未定，尽力攻扑，官军血战数日，颇损精锐，卒以计击却之。

昆阳逆首杨振鹏，夜渡昆明池袭省城，毓英饬同知岑毓宝败之九甲河口，蹙诸海边，夺其船，斩溺无算。杨逆被创，遁。

时伪大司寇李芳园等围攻杨林。杨林当省东驿道，拊官军之背。毓英疾击之，纵火毁其木垒，密授诸将策，破贼连营六、碉楼三。毓英鼻受枪子伤，督攻益急，卒解其围，温旨嘉勉。回军省城，破石虎关，生擒伪大将军李洪勋等，歼之，贼势稍蹙。

三月，授巡抚。时附省贼垒犹繁，深沟重壕，间以碉楼炮台，抵死拒官军，相持久，互有利钝。新授总督刘岳昭由马龙进剿寻甸，屡失利，贼势复炽。十二月，毓英遣将援剿马龙，回顾曲靖。以杜逆窃踞迤西十三载，根深蒂固，未易殄灭，不能不征兵筹饷，通盘筹画，议上章程八条。疏言：

一、选定兵勇数目，以备战守也。查杜逆窃踞西南，纵横各数千里，若止由一路进剿，逆匪并力抗拒，恐难成功。必一路由迤南进，牵其威、緬、云、蒙之贼；一路由三姚、永北进，断其鹤、丽、邓、浪之援；大军由楚雄、镇南直捣中坚，使该逆面面受敌，庶易得手。但该逆增垒设险，防守甚严，克复一城，动须数月。既克之后，不乘胜进攻，则坐失机会；不稍资休息，又恐师老变生。臣拟三路进兵，须选兵勇六万，分为两班，更番战守，既无停兵之时，亦免师老之患。而迤东开、广土匪，东路蛮患，如遇窃发，亦可以守兵随时扑灭，不致有内顾之忧。

一、兵勇无须外募也。查用兵必因地利，当日川楚之役，仁宗睿皇帝以为他省兵勇人地不习，目前则多报销，事后则易聚难散，不如团集本地乡勇，事半功倍。圣谟广运，炳照无遗。又，本年七月二十五日钦奉谕旨：“马恩溥所奏请简派良将一二员，统带劲旅一二万人，入滇助剿等语。云南距直东较远，移师往剿，情形未必相宜。如该省亟须筹添兵勇，著刘岳昭等即就近添募，以资得力等因，钦此。”仰见庙算周详，无微不至。现在滇省兵勇、乡团已调集八万有零，而其中未尽得力，拟俟附省逆垒肃清，即认真裁汰，选定精锐六万，以本省兵勇剿本省之贼，庶地利、贼情熟悉，攻剿易于得手。

一、拟易勇为兵，以复旧制而肃军政也。滇省勇丁，除臣旧部粤勇千余人及新到投效把总周平楚所带粤勇千名外，余皆本省兵勇与各厂砂丁，或因地方失陷不能归营回籍，或因厂务废弛停工失业，悉赖当勇糊口，既习战斗，即不复耐耕作，实有易聚难散之势。思所以善其后，莫如易勇为兵。查滇省绿营，额设马、步兵三万七千数百名，承平日久，训练多疏，将不知兵，兵不知战。仓卒有事，则

募勇以代兵，饷需支绌，即不能不后兵而先勇。于是兵丁愈困，营务益弛，有改业贸易者，有人营当勇者，通省营兵，所存不及十分之一。夫祖宗之成法岂可久废？与其事后另募新兵，有名无实，何如即此娴熟之勇，加习营规，事半功倍？臣拟即此六万人中，先选其尤为奋勇者补足各营兵额，查其本籍而位置之，核其技艺而等第之。目前仍令随征，事竣再饬归伍，庶该勇等既有常业，自有恒心，责以成功，收效必速矣。

一、拟定团练乡勇章程，以均民力也。滇省近年用兵，多藉乡勇之力。臣现拟用兵勇六万，内除拟补营兵约三万五六千名外，其余二万四千名，若并由官招募，诚恐饷难接济，不能不仍用乡勇，藉资民力。但乡勇饷银，向由本籍地方筹捐，官不为稽核，往往劣衿团首任意科敛，弊窦丛生；且征调之数无定章，多少有无，殊未画一。查臣所部勇营章程，向以六百一十四人为一营，每月仅支饷银四百二十两，米一百八十四石二斗，犹不能按月发足，较外省募勇章程似觉俭约。今拟按州、县之大小定征调之多寡，共编乡勇四十营，得勇二万四千数百名，亦分两班随征；其饷银仍由各该地方筹捐，饬照臣营旧章发给，不许格外多派。所用粮米、赏需、军火、枪炮、旗帜、锅帐等项，向来由官筹发者，照旧办理。不过两年内外，迤西肃清，即可裁撤归农，一劳永逸。至地方所捐饷银，俟军务告竣，核实数目，拟请增学额以昭激励。

一、军实宜筹备也。滇省兵勇，向于饷银之外，每名月支米三斗，现拟用兵六万，每年共需米二十余万石，为数其巨。查本省额征地丁秋粮，除地方被贼占据外，其州县亦叠遭兵燹疾疫，田地荒芜甚多，通省收获不过十分之二，即全数改收粮米，亦不足供兵食。历年以来，皆按成熟田亩酌抽厘谷，约十分取一二资助军食，与川之津贴、黔之义谷，名异实同。今拟仍照旧章抽收，并将可征地丁秋粮，全数改征粮米；如不敷用，再筹价采买接济，一俟军务肃清，分别截止。

一、兵饷宜画定也。滇省绿营官兵俸饷，历来定章，有闰之年需银七十万两零，无闰需银六十四万数千两。除由本省盐课、地丁项下动拨外，各省每年协济四十余万。现在办理军务，功伤、恤赏之费，军火、枪炮、旗帜、锅帐之用，须加倍之，每年约共需银一百三四十万两，每月约需十万两零。但各兵勇等荷朝廷深仁厚泽，蒙养二百余年，无不奋勇图报，故臣营勇丁，每名月饷不过给银数钱，均各知体谅。现既易勇为兵，则饷银较勇粮稍厚，若能照额发足，自能愈加奋勉，即或筹饷维艰，每月先给半饷，俟帑项充裕，再行补足，该兵勇等亦所乐从。今试以半饷核计，每月约需银六万两，加以赏需、军火各费，约共需银八万两。惟各属地丁既改征粮米，即不能拨作兵饷。而各厂废弛已久，工本无著，一时难以整顿。目前迤东厘金，因军务吃紧，商贾裹足，抽收减色。若附省军务肃清、楚雄盐井克复之后实力整顿，厘金税课点滴归公，则迤东及附省厘金，每月除酌留各官养廉薪水经费外，可筹银一万数千两，楚雄三井盐课可筹银二万两。若能再将临安、普洱地方整顿，道路稍通，不准官绅把持，则迤南厘金、普洱茶税、磨黑石膏等井盐课，可筹银一二万两。再有工本整顿厂务，亦不无小补。每月所短兵饷不过三四万两，应由外省协拨，较之向例，协饷有减无增。此以半饷核计，若发全饷，每月须由外省拨银六万两，较常例所增亦属不多。应如何酌发之处，恭候圣裁。

一、请改拨邻省协饷，以济急需也。饷既画定，须按月如数解到，方免贻误。现在部臣指拨各省协滇军饷内，如浙江、广东、江西等省，距滇较远，虽滇省委员到彼立即筹拨起解，而往返就须经年，实属缓难济急。悬军待饷，殊深焦灼。臣愚以为浙江等省饷银，皆系有著之款，与其拨解滇省诸多迟误，何如改拨京饷水运较为迅速，另由川、楚等省应解京饷项下改拨济滇，在京饷并无窒碍，而于滇饷近便良多。且该省唇齿相依，情谊尤切，必能力为筹解，顾全大局也。

一、拟选任镇将，以资得力也。勇丁团练，虽无职人员可以管带，易勇为兵，则必以本营镇将统领，以符体制而资约束。查总兵、副将均系专闳大员，任用不得不慎。惟武将中熟悉营务者或不知用兵，知用兵者或不熟悉营务，求其两全固难，求其能当一面者尤难。然营务可学，而知将兵之才则难学。当此有事之秋，总以有勇知方为上。臣愚以为选用镇将，宜不拘资格，不惜情面。凡有能将三千兵以上当一面之才者，虽其名位尚卑，亦宜委署要职，藉资得力；倘谋勇平常，止熟悉营务者，即系实缺人员，亦宜另予差遣，勿使幸位。滇省共有总兵六员、副将六员，现定三路进兵，拟即以一镇、一协专办一路军务，仍令两班更换，其参、游以下等官，亦按班分派随征，庶得实在人材，亦可藉资

激励。

疏入，下部如所议行。

八年二月，逆酋杨荣复由嵩明、寻甸率悍卒数万，陷杨林、长坡，长驱大进，复分股踞小偏桥、十里铺、羊芳凹、牛街庄、兴福寺，省城大震。毓英亲督诸军，分路攻战，兼旬夺回小偏桥等处，复夺萧家山，又败之鹦鹉山，杀贼逾万，尽克省东贼垒百余座。毓英弟毓宝，亦攻克团山、杨林等处。而西、北两面及江右馆等处踞贼犹死守，毓英遣副将杨玉科、总兵李维述等，率劲旅直捣迤西，为釜底抽薪计；又激腾越义兵刻期并进，侧击傍攻，首尾相应，贼始兼顾不遑，次第奔溃。于是，副将张保和等克富民、昆阳，知府岑毓宝、总兵马忠等克呈贡、晋宁、澄江、易门、禄丰及丰明、安宁、邵甸、桃园、海口各城镇，杨玉科等克武定、禄劝、元谋、罗次、定远、大姚及白盐井，李维述等克广通、楚雄、南安并黑琅、元永各盐井。凡窜省之悍酋剧匪二十余万，斩擒殆尽，八月省围解。疏闻，谕曰：“岑毓英于各路援军未到之时，竟能激励将士力解省围，洵为不负委任。”

先是，澄江回匪复叛，袭踞府城。毓英自请议处，降二级留任。九年二月，移军往剿，围其郭。七月，奏留道员岑毓宝督剿，毓英回省监临文闱乡试，典武闱乡试。云南自咸丰五年停科，至是始奏请举行，并补前数届举额。事竣，仍赴澄江督师，穿地道。

十年二月，地雷发，克其城，杀贼万余，并克竹园、江那各贼巢。迤西诸军亦克丽江、剑川、永北、鹤庆、宾川、姚州、镇南等城。寻疏言：“云南前事之误，在于东南未定，遽议西征，致屡次丧师失地。现通筹全局，必须扫荡东南两迤，然后全军西上，无后顾之忧。”谕曰：“滇省东南一带未拔，贼巢均距省城甚近，自应先行剿除，以去肘腋之患。岑毓英亲赴迤南督剿，可谓勇于任事，即著激励各营，分投扫荡，迅拔各巢，肃清东南一路。”未几，馆驿、婆兮、田心、曰者乡各踞匪皆次第殄灭。

十一年，东南两迤悉平，西路各军亦先后攻克永昌、邓川、浪穹、赵州、云南、永平、蒙化各城及上、下两关，惟大理未下。

毓英先遣总兵杨玉科等进兵迤西，屡克坚城，而贼恃腾越、顺宁互为援应，得久持。十一月，遵旨西征，抵大理，督将士先断贼援，直薄城下掘地道，以地雷轰陷城垣数十丈，进夺东、南两门。贼犹死守西、北门及伪内城。官军昼夜以开花炮环攻之，守陴贼多死。逆酋杜文秀率死党万余出战，阵斩过半，退入内城，穷蹙服毒自尽。逆党及其未死异杜文秀及伪帅印出城诈降，毓英烛其奸，立就军前正法，限逆党三日呈缴军械，尽徙出城。逆党期以半年，毓英阳许之，密饬杨玉科选死士二百人入城收军械，严布重兵于城外夹击之，斩伪将军、参军等三百余名，生擒伪大司衡杨荣、伪大军略蔡廷栋、伪大冢宰马仲山，凌迟处死，大理肃清。

十二年正月，捷疏入，谕曰：“杜逆倡乱以来，流毒十有八载，攻陷五十三城。岑毓英于兵单饷绌之时，激励众心，坚忍耐苦，先将东南各郡次第荡平，然后专事迤西，卒使全境肃清，渠魁授首，实属谋勇兼裕，功绩懋昭。岑毓英著赏穿黄马褂，并赏给骑都尉世职。”

毓英暂驻大理办理善后。二月，督军克顺宁及云州、腾越。四月，疏报全省肃清。上嘉其亲临前敌，调度有方，赏加太子少保衔，改骑都尉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。七月，还驻省城。

先因侍郎徐桐敬陈安危大计，请将吏治、营伍、国用力图整顿，命直省督抚筹议具奏。毓英上言：“整顿吏治必先停捐，欲停捐必先足用，欲足用必先易勇为兵。按楚勇章程，各省如裁勇十万，每岁所省饷银，即足抵补京外捐项。各省多以勇营留防，则绿营未能整顿可知，应将现在勇丁挑选精壮充补绿营兵额，痛除积习，易弓箭为枪炮，勤加操练，请自滇始。”得旨：“所奏甚合机宜，深明大计，足见勇于任事，著即举行。”毓英又以兵燹之后教养宜先，清查田亩暂缓征收，筹书院膏火，添会试卷资。以滇民捐输千余万金，奏请加广文武乡试永远中额暨各府县学额。又以所部粤勇未领欠饷百余万，奏请加广本籍中额、学额。皆敕部议行。

十三年正月，诏兼署云贵总督，拜疏恳辞，上不允。吏部以全滇肃清，题请开复降二级留任处分。

五月密派总兵马忠缉获要逆马德新。德新为滇回掌教，屡降屡叛，皆其主谋。马荣之变，踞督

署，谋僭号，乱定窜匿新兴，至是伏诛。

光绪元年，毓英以乱久诸务废弛，力加整顿，举劾官吏贤否，兴办铜厂，清厘盐务，筹善后，庶政一新。

二年，丁继母忧，解任归里，即创建宗祠，设立义塾，捐修学宫。三年，赐剿平粤匪、捻匪方略各一部。四年六月服阙。毓英以前居祖母忧，墨经从军，不克尽礼，补穿孝服百日。

五年二月到京，召见三次。闰三月，诏加兵部尚书衔，补授贵州巡抚。

六年，会剿湖南董倒寨苗匪，搜剿梵净山积年踞匪，扑灭桐梓县等处会匪，安辑流亡，还民稠田，设立各处苗学，并修建乌江铁索桥以通行旅。

七年，调福建巡抚，督办台湾防务，两次渡台，开山抚番，浚大甲溪，筑台北城，贍孤寡，恤寒峻，清查闲款，为宾兴费。

八年五月，署云贵总督，办理云南边防事务。八月到滇，裁减徭厘，开办矿厂，续修通志。

九年，实授总督。时法兰西构衅越南，毓英奏请带勇出关，亲赴前敌。诏以毓英威望素著，饬即出关。行甫五日，越南山西失守，毓英进驻兴化省。

十年二月，诏节制关外粤、楚各军，统归调度，毓英疏辞，俾专责成。适广西一路北宁、太原防营相继溃，滇军与法人相持一月，粮尽势孤，毓英奏明情形，即全师退扎保胜，力扼红江上游，缮垒练兵以待朝命。寻奉谕曰：“越事万难补救，我军粮尽势孤，全师而退，固与退缩者有间。惟虽经奏明，并未奉旨，究有应得之咎，著交部议处。”寻坐降二级留任。

七月，明奉谕旨与法决战，遂亲督大军鼓行而前，复越之馆司、镇安、清波、夏和各县，驻军馆司关，规取河内诸省。遣丁槐、何秀林以偏师攻宜光省，用地雷轰破城垣，斩擒法人、教匪无数，传首滇中。法人抵死相拒，于霖雨泥淖中苦战三十六昼夜，肉薄相当，不少休息。朝廷念边戍劳苦，赏尚方、珍物、药饵。十一年正月京察，诏嘉毓英果勇性成，不避艰险，开复降二级留任处分。

毓英以缅甸地方前接兴化、山西，后通十州三猛，早经法踞，为患肘腋，遣总兵覃修纲率劲旅克之，连复清水、清山两县，斩法人、教匪千数百人。泰西枪炮精利，毓英饬诸军创为地营，开挖明槽，架以松、梨各木，洞开枪眼，延袤十余里，曲折而入，声息灵通。法兵大股由谅山来援宜光，毓英饬覃修纲迎剿，以道员岑毓宝居中策应，敌至，枪发如雨，加以巨炮，迄不能入地营。历二十余日，大败法人于临洮府，阵斩法酋七画以下数十人，白帽红衣洋匪二千余人，教匪七八千人，乘胜攻破梅枝关、不拔县、广威、永祥二府，进捣山西、河内等省。越南之兴安、宁平、南定、兴化、太原各省义民，闻风响应，共举义旗，来迎滇军。

三月，正饬将领渡河以规北圻，而法人遣越民投书，称和议已定，旋奉电寄谕旨，停战撤兵。毓英虑其未定条约之前挟诈背盟，密饬各路将士加意戒备，严密扼守。

五月，诏嘉毓英调度有方，懋著劳勩，加一云骑尉世职，并交部从优议叙。复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，颁发内帑银五千两分赏将士，命内阁学士周德润赴滇，会办勘界事宜。七月，赐穆宗毅皇帝圣训全部。

十二年九月，法使狄隆至边时，毓英感受瘴疾，扶病偕周德润出关勘界，严兵以备不虞。法使不敢要挟，按图画界。十一月，诏回省调养，兼署巡抚事。先后饬地方文武剿东川府属土匪张学义，腾越厅属蛮匪小胖、广南土富州匪徒王朝义等，灭之。

十三年八月，派兵剿顺宁府属猓黑夷匪张登发，至十一月擒之。初，张逆之祖张辅国，于嘉庆初年，纠扇猓夷侵扰南甸、耿马、猛猛三土司之地，官军三次勘定，擒张辅国，而遗孽犹存。其子秉权、孙登发，相继构乱，又数十年抗不就抚，至是始平。其地千有余里，内接孟艮，外通缅甸，奏请改土设流以为镇边厅，从之。其时，武定州属古黑夷匪鲁占高劫犯毆官，派兵擒至省，诛之。又，他郎厅木戛寨土匪陈定邦乘越南之乱，占踞越之猛莱属地，继复归扰元江，遣兵灭之。先是，巡抚唐炯失守越南山西，严旨逮问，毓英疏请宽宥，上责其冒昧，交部严议，寻议革职留任，加恩改为降二级留任。至是剿平猓黑夷匪，得旨开复。

十四年京察，诏嘉毓英尽心民事，绥辑劳瘁，交部议叙。二月，因病疏恳给假一年开缺养病，得

旨赏四个月，毋庸开缺。

五月，毓英六十生辰，御书“绥圻锡祐”扁额、“福”、“寿”字及珍绮等件赐之。

八月，力疾出省查阅迤西营伍，行至楚雄，陈奏病状，谕曰：“该督于校阅事宜，力疾办理，务当随时加意调摄，以慰廑系。”十月，巡阅事毕，复奏请赏假两月。十五年正月，恭逢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归政大典，奉懿旨晋太子太保銜。

四月，法兰西领事弥乐石由保胜至蒙自，请照约开关通商，并遗方物。毓英申明约章，却其馈。弥乐石向关道索给游历各厂护照，毓英以矿务为滇人性命，不可听他族窥利源、夺生计，致开边衅，密电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累数百言以阻之。

五月，卒。遗疏入，谕曰：“云贵总督岑毓英，秉性公忠，才识沉毅，由诸生从事戎行。咸丰、同治年间，云南回匪倡乱，兵事孔殷，仰荷先朝特达之知，叠加拔擢，代理云南藩司，旋即简授巡抚。当兵单饷絀之时，激励众心，出奇制胜，克复省城，肃清大理等府，扫穴擒渠，全滇底定，厥功甚伟，叠经赏给骑都尉，并改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。朕御极后，擢任云贵总督，整顿地方，操练营伍，均能实心任事。光绪九年，统兵出关，卓著劳勩，复加赏一云骑尉世职。该督久驻边陲，染瘴成疾，上年查阅营伍途次，触发旧病，叠次赏假调理。本年四月，力疾销假，方冀医治就痊，长资倚畀。遽闻溘逝，轸惜殊深！岑毓英著加恩晋赠太子太傅，入祀贤良祠，并于云南省建立专祠，生平政绩事实，宣付国史馆立传。赏银一千两治丧，由云南藩库给发。照总督例赐恤，任内一切处分，悉予开复；应得恤典，该衙门察例具奏。灵柩回籍时，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。伊子山西即用道岑春荣，著遇有道员缺出，请旨简放；候选同知岑春煦，著以知府选用；应升之缺升用前工部郎中岑春煊，著以五品京堂候补；监生岑春冀，著俟服闋后由吏部带领引见；岑春荫并伊孙岑德纯，均著俟及岁时带领引见，用示笃念荅臣至意。”

云南巡抚谭钧培疏言：“臣自抚滇以来，与岑毓英共事两年，见其诚恪忠勤，老而弥笃。又闻此间官绅述其功德之伟与闻闾爱戴之深，实有不能已于言者，敬为圣主陈之：咸丰六年滇回之乱，起自与汉民仇杀。初误于当事不能分别良莠，一意主剿，以至三迤回众蜂起肆扰，而西回杜文秀则盘踞大理，旁陷各郡，东南诸回则围省者二，陷省者一；又误于当事一意主抚，回得阳藉受抚为名，阴益肆其猖獗，卒之剿、抚两乖，全滇糜烂。其间亦有知从事于剿者，则又误于未定东南，遽事西征。岑毓英自投笔入滇，即统筹全局，坚持定见，谓非专意于剿断不能归宿于抚，而欲扫荡迤西必先戡定东南。时以陈于督抚，而慨然引为己任。自权宜良令起家，皆任军事，入则决谋定策，出则披坚执锐，大小数百战，历时十八年，保省垣而反侧靖，克曲靖而粮运通，扫镇雄、猪拱箐而川、黔之道无梗，锄澄江、临安踞匪而东南之贼援以绝。根本既固，内患不生，督师西征，剿抚并用，元恶授首，全滇肃清，功业之伟，实由于识力之定也。其生平得力，则在矢忠义以作将士之气，假便宜以尽将士之长。方用兵时，滇中绿营官兵以承平日久，大半怯懦，且多伤亡。中原方苦粤匪，协饷不至，库藏奇絀。滇民人自为战，家自输资。岑毓英能以同仇大义，身先激劝，每战短衣帕首，辄为前锋，屡受巨创，百折不回。能与士卒同甘苦，故人乐为用，贼尤惮之。凡攻下城池，分别胁从，不妄诛戮。资器械以济军用，散贼财以犒将领，一无所私。赏罚必信，惨澹经营，卒以集事。迨再任滇督，适值法越兵争，患在藩篱，三次出关，历四寒暑，瘴疠炎毒，侵烁肌肤。而滇省奇穷，饷需军械，皆赖他省接济，筹拨转运，缓不济急。岑毓英与将士枕戈待旦，并日而食，将不偷安，士皆用命，即越南义民亦依如父母，荷戈裹粮，乐为致死。故马尾、基隆、台澎、谅山皆有利钝，而滇军未尝挫挠。宣光之围，强敌夺气；临洮之战，以少击众，斩馘无算，国威丕振，法人俯首请成。岑毓英犹以未能大张挞伐引为私憾，力疾划界，沿边布防。又因緬为英有，腾、永边隘，亦加意戒备。盖达土司所属蛮匪、顺宁边境裸匪，俱分连越、緬，虑资敌人而貽后患，皆以时遣将戡定。复筹设电线以速边报，仿制洋械以资御侮，勤勤恳恳，莫不计虑周详。盖其秉彝忠爱，宏济艰难，殚竭尽忱，不辞劳瘁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伤发病缠，不轻乞假，此心力所由毕耗，而沉痾卒至不起也。”^①

^① 此段引文与下篇《云南巡抚陈勋迹疏》文字略有出入。

寻赐祭葬，予谥“襄勤”。十月，贵州巡抚潘霁以毓英遗爱在黔，绅民吁恳，疏请在贵州省城建立专祠。后广西巡抚马丕瑤从泗城府属绅民请，建专祠于凌云、西隆、西林三州县。疏入，从之。

子春荣，河南彰卫怀道；春煦，河南怀庆府知府；春煊，太仆寺少卿；春冀，湖北督粮道。

云南巡抚报出缺疏^①

云南巡抚臣谭钧培跪奏为督臣因病出缺，请旨迅赐简放，并代呈遗折，恭折仰祈圣鉴事。

窃光绪十五年五月初六日，督臣岑毓英因寒热不时，触发宿疾。臣以为督臣秉赋最厚，自关边旋省，频年以来，积劳染瘴，旋病旋愈。本年三月间销假后，为与臣商办公事及接见僚属，矢慎矢勤，不自暇逸，惟为时过久，渐觉精力不支，步履稍蹇，犹冀可以调养速痊。詎于初七日病势增剧，痰喘舌蹇，神思昏迷，医药罔效。至初八日卯刻，因病出缺，臣亲往看视，叹惜实深。当即率同司道将身后事宜妥为照料，并将关防封交藩司存库，其督署事件暂由臣代办。

臣查督臣岑毓英，由诸生从军，洊擢疆圉，其政绩勋名久在朝廷洞鉴，容再另折详细沥陈，吁请恩施。所有云贵总督一缺，除已电请总署代奏外，相应请旨迅赐简放，以重疆寄。谨将督臣因病出缺缘由，并据该家属呈到遗折，谨恭折由驿驰陈，伏乞皇上圣鉴训示。

再，据该家属呈报，督臣现存长子岑春荣，系山西即用道，在山西需次；次子岑春煦，系知府銜候选同知，在本籍管理家务；三子岑春煊，系应升之缺升用前工部郎中，在京供职；五子岑春冀，系监生；七子岑春荫尚幼，均随侍任所；长孙岑德纯，诸孙岑德复、岑德固、岑德溥、岑德崇、岑德新、岑德峻、岑德安均幼，合并陈明。谨奏。

云南巡抚陈勋迹疏^②

云南巡抚臣谭钧培跪奏为已故督臣勋迹卓著，据实陈，吁恳宣付史馆以备采择，恭折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于光绪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将云贵总督臣岑毓英因病出缺，请旨迅赐简放，并代呈遗折各情，由驿驰奏在案。

伏查云贵总督臣岑毓英，于咸丰初年由诸生在本籍办团，叙劳以县丞选用，带勇入滇，叠著战绩，历权守令，代理藩司。受穆宗毅皇帝特达之知，补授云南迤南道，超擢布政使，简授云南巡抚，赏加太子少保銜，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，命署云贵总督。皇上御极，仍命署理。丁忧起复，简授贵州巡抚，调福建巡抚，督办台湾防务。寻授云贵总督，出师越南，赏加一云骑尉世职。本年恭逢归政大典，钦奉皇太后懿旨，赏加太子太保銜。其秉性之忠诚，任事之果毅，悉在圣明洞鉴之中，无俟微臣之规缕。其历年战功政绩，又有督臣自具奏报及咨存内外各衙门案册，亦无俟微臣之表章。第臣自抚滇以来，与岑毓英共事两年，见其诚恪忠勤，老而弥笃。又闻此间官绅述其功德之伟与闾阎爱戴之深，实有不能已于言者，敬为圣主陈之。

咸丰六年滇回之乱，起自与汉民仇杀。初误于当事不能分别良莠，一意主剿，以至三迤回众蜂起肆扰，而西回杜文秀则盘踞大理，旁陷各郡，东南诸回则围省者二，陷省者一，皆戕官踞城，逆迹昭著；又误于当事一意主抚，回得阳藉受抚为名，阴益肆其猖獗，卒之剿抚两乖，全滇糜烂。其间亦有知从事于剿者，则又误于未定东南，遽事西征，若事机稍顺，则东南之回起而袭其后，故迄无成功。

岑毓英督师入滇以来，即统筹全局，坚持定见，谓非专意于剿断不能归宿于抚，而欲扫荡迤西，

① 原刻本此处无标题，兹据目录添加。

② 原刻本此处无标题，兹据目录添加。

必先戡定东南，时以陈于督抚，而慨然引为己任。自权宜良令起家，皆任军事，入则决谋定策，出则披坚执锐，大小数百战，历时十八年，保省垣而反侧靖，克曲靖而粮运通，扫镇雄、猪拱箐而川、黔之道无梗，锄澄江、临安踞匪而东南之贼援以绝。根本既固，内患不生，督师西征，剿抚并用，元恶授首，全滇肃清。功业之伟，实由于识力之定也。其生平得力，则在矢忠义以作将士之气，假便宜以尽将士之长。方用兵时，滇中绿营官兵以承平日久，大半怯懦，且多伤亡。中原方苦粤匪，协饷不至，库藏奇绌。滇民人自为战，家自输饷。岑毓英能以同仇大义，身先激励，每战短衣帕首，辄为前锋，屡受巨创，百折不回；且能与士卒同甘苦，故人乐为用，贼尤惮之。

同治二年正月十五日，回弁马荣仓卒戕署督臣潘铎，据省垣以叛，独岑毓英与其胞弟毓祥、毓宝、毓琦率所部千数百人力保藩署及城东南隅。毓英忧愤填膺，沥血誓众，矢全家与城为存亡。众心感动，亦誓死相从。贼屡来犯，悉击却之。贼以毓英在，虑不得逞，黠者犹持两端。毓英只身至昭灵观与贼渠约勿扰閭閻，饵以和议，而密驰蜡丸书召外援，内外夹击，歼贼罄尽，省城危而复安。远近闻其忠义诚信，争致身效命，输粟饷军，万众一心，缓急足恃。

同治七年春，省复戒严，毓英以猪拱箐凯撤之师回解省围，战于杨林，鼻受枪伤，裹创而进。其弟毓宝先派守城，带兵出击，内外会合，粮路疏通。然是时，附省贼垒棋布星罗，多踞村堡寺庙，墙坚壁厚，外掘重濠，密排竹签、鹿角，我军不能逼攻，以火炮轰击，贼伏匿地窟，炮方过而人起，垒旋坏而旋修。有时攻入贼营，仅剩败堵颓垣，犹复死拒数日，故破一贼垒难于拔一全城。而各路援贼东驰西突，飏忽靡定，贼营粮草接济犹通。我将士愤思灭贼，屡损精锐，终不能制贼死命。毓英审度情形，谓须避坚攻瑕，使贼失其所恃，方能展我所长。精择智勇之将各授机宜，抄出贼后，号召乡团收纳反正。或攻城垒，或断粮饷，或截援贼，或张疑兵，不遥制，不拘牵，侧击旁攻，通力合作，贼始兼顾不遑，所向克捷，土崩瓦解，一律荡平。凡攻下城池，分别胁从，不妄诛戮，资贼械以济军用，散贼财以犒将领，而已一无所私。赏罚必信，惨澹经营，卒以集事，比之饶裕省分，洵属独为其难。

岑毓英于丁忧起复后，历抚黔、闽，平苗设塾，开山抚番，皆有助绩。迨再任滇督，正值法越兵争，患在藩篱，岑毓英慷慨请命，督师绥藩，三次出关，历四寒暑，瘴疠炎毒，侵烁肌肤。而滇省奇穷，饷需军械，皆赖他省接济，筹拨转运，每每缓不济急。岑毓英毅然敌忾，与将士枕戈待旦，并日而食，将不偷安，士皆用命，即越南义民亦依如父母，荷戈裹粮，乐为致死。故马尾、基隆、台澎、谅山皆有利钝，而滇军未尝挫挠。宣光之围，于霖雨泥淖中苦战三十六昼夜，强敌夺气；临洮之战，以少击众，斩馘无算，国威丕振，法人俯首请成。岑毓英犹以未能大张挾伐引为私憾，力疾画界，沿边布防。又因緬为英有，腾、永边隘，亦加意戒备。盖达土司所属蛮匪、顺宁边境猱匪，俱分连越、緬，虑资敌人而貽后患，皆以时遣将戡定。复筹设电线以速边报，仿制洋械以资御侮，勤勤恳恳，莫不计虑周详。盖其秉彝忠爱，宏济艰难，殚竭尽忱，不辞劳瘁，数十年如一日，故虽伤发病缠，不轻乞假，此心力所由毕耗而沉痾卒至不起也。

毓英起自田间，又隶学籍，深悉士民之疾苦，所至以课士爱民为先务：于黔则还民碛田，安辑流亡，创造乌江铁桥，增置书院膏火；于闽则浚大甲之溪，筑台北之城，筹宾兴费，开恤嫠局；于滇则清田缓征，请加学广额，革除夫马，裁减厘金，开办矿厂，修辑志乘，置公产以资会试，立敬节堂以维风化。举凡兴利革弊，不遗余力。廉俸所入，悉以为建宗祠、修祖墓暨设本族文武义塾与本籍书院膏火、考棚经费之用。生平于其乡先正景行，故大学士陈宏谋侨居桂林，躬谒宏谋祠墓；见其子侄贫窘，势难久存，乃捐四百金买田界其奉祠之裔以供祭享；又于督署设武学堂，以课阵亡将弁之子弟。其他在官在籍，每有义举，捐廉为倡，不可殚述。故歿而家无余财，臣率司道临其丧次，仅领存廉俸数百金，衣物、书籍数簏而已，金叹贵而能贫，尤为恒情所难及。滇、黔官绅士庶闻其出缺，无不同声太息，至有泣下者。其功德所及，爱戴所孚，洵不可泯也。

臣与该故督共事有日，相知颇深，见闻亦确，不敢阿好溢美，亦不敢没其忠勤，谨缕晰陈。合无仰恳天恩宣付史馆，以备采择，出自鸿慈。

所有已故督臣忠勤尽瘁，功德在民，据实详陈，吁恳恩施各缘由，谨恭折具陈，伏乞皇上圣鉴训

示。谨奏。

贵州巡抚请建祠疏^①

贵州巡抚臣潘蔚跪奏为已故总督勋劳卓著，遗爱在民，吁恳天恩俯准捐建专祠，春秋致祭，以昭荃绩而顺舆情，恭折仰祈圣鉴事。

窃据善后局藩司史念祖、署臬司黄元善、署粮道储裕立详据黔绅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冷超儒、盐运使司运同杨训章、黎平府教授胡日宣、云南补用同知朱毓崧、四川即用知县袁韵春等禀称：“前云贵总督岑毓英，总制滇黔，殊勋彪炳，业奉恩旨于云南地方建立专祠，滇省人民咸得以时崇报，而黔人更有历久不忘者。溯当同治之初，毕节县属猪拱箐、海马姑地方，冈岭阻深，苗酋占据，集川、楚、黔省兵力，师老无功，总督由云南布政使统兵督剿，越一百五十日而贼酋授首，节节荡平，黔民感怀，实自此始。厥后有滇回杜文秀者，久据苍洱、上下关，分党窜扰兴义府各属，总督同治十一年奉旨督兵，扫穴擒渠，余孽歼尽，黔始免西南之患，此则大功在滇而黔实深受其赐者。迨光绪五年，调抚至黔，时黔已报肃清，人思安枕，总督以大乱初平，余氛犹炽，无日不讲求营制，搜讨军实，修武备以防不虞。未几，而果有梵净山积匪啸聚为患。总督乘巡阅之队，出其不意，一鼓殄灭之。奸民杨海太，哥老会匪首也，号召匪党，将不可测，总督闻警，飞檄所部四出密拿，立时就缚，传首通衢，胁从罔治。巨憝既灭，余匪就清，乃一意抚绥，退还阙田以复民产，造乌江桥以利通行，设苗寨义学以化蠢愚，增书院膏火以培寒峻，举凡地方工程善举，焦心远虑，惟力是视，用之元气渐复，风教振兴，全省士民同深感泣。兹特联名禀请在黔省捐建专祠，以伸报享。”由该司、道详请具奏前来。

臣查前云贵总督岑毓英抚黔之日，厘定营制，澄叙官方，既除暴以安良，乃兴养而立教，一切黔中要公，纲举目张，规画尽善，非独军民感戴，永矢不忘，即臣承乏黔疆，抚有成规，率循弗越，间有兴革事宜，往复咨商，机宜悉合。数年来得以绥靖边疆，民苗静谧者，实赖督臣前事之师。既据黔绅民联名禀请，合无吁恳天恩，俯准岑毓英在贵州省城捐建专祠，由地方官春秋致祭，以昭荃绩而顺舆情，出自鸿慈。

臣未敢擅拟，谨会同兼署云贵总督臣谭钧培恭折具陈，伏乞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广西巡抚请建祠疏^②

广西巡抚臣马丕瑤跪奏为已故云贵督臣岑毓英功在维桑，请于本籍建立专祠以顺舆情，恭折吁恳恩施，仰祈圣鉴事。

窃据泗城府知府绶麟详称：“据该府属凌云、西隆、西林三州县绅民运同衔分省补用知州王绩宽、运同衔分省补用同知韦有荣、候选州同黄学超等呈称：前阅邸抄，知云贵督臣岑毓英卒于任所，仰蒙恩旨至渥极优，并敕建云南省城专祠。黔省士民以该故督臣功在黔中，呈请于贵州省城捐建专祠，经贵州抚臣具奏，奉旨允准，仰见圣朝崇德报功，俯顺舆情，曷胜钦感！伏念该故督臣岑毓英，以诸生家居读书，不豫外事。咸丰初年，值云南师宗县沙匪王幅等聚众谋逆，屡寇凌云、西隆、西林一带。承平日久，民不知兵，而贼寇蜂起，兵力不暇远及。泗城属皆处偏隅，寇来则颠沛流离，仓皇失措，寇去则室庐荡尽，栖止无从。前郡守知岑毓英娴于韬略，畀以团务，遂慨然以地方安危为己任。先将内奸歼除，复集乡人挑选丁壮以击冲御侮，需用口粮、经费悉出家资以给，既不取之官，复不派及里党。嗣后，贼扰西隆之旧州、边牙，逮及西林之八桥、八表，凌云之河口、洛里，势甚汹

① 原刻本此处无标题，兹据目录添加。

② 原刻本此处无标题，兹据目录添加。

涌，人咸惶虑。岑毓英布置周密，出奇制胜，并悬重赏以待有功，团兵无不用命争先，遂将首逆王幅等擒诛，余悉数歼灭。经前抚臣劳崇光奏请奖叙，以县丞候选。自此境内肃然，闾阎安堵，耕凿重集于野，商贾复出于途，非岑毓英保障奇勋，泗城属焉得早安乐土？是其毁家纾难造福于维桑者，洵非浅鲜。自军务肃清后，岑毓英已身膺疆寄，复念寇乱虽已而文教未修，慨捐廉俸于泗城府，重修文庙于百色厅，创建考棚于省城，贡院添修号舍，边郡月课筹设膏火。近二十年来，属文风渐振，人思奋于胶庠，学校聿兴，士欢庇夫广厦，迄今士食旧德，农服先畴，罔不登衽席而思庇荫，游庠序而乐薰陶，追报之心其何能已！因思黔省已蒙俞允捐建专祠，泗城属属祀典尚阙，理合公同呈请转详具奏，请于泗城府三属地方，由绅等捐建专祠，由地方官春秋致祭，以崇报祀”等情，经臣行据藩司张联桂、署臬司蔡希邠会同核议，拟如所请，建祠列祀以顺舆情，具详清奏前来。

臣查咸丰初年，边郡贼匪滋扰，兵力不暇远及，岑毓英在籍以诸生投笔从戎，招集乡人选练丁壮，罄家貲以贍军食，仗忠义以固人心，先清内奸，继筹战守，布置周妥，出奇制胜，将窜扰凌云、西隆、西林巨寇一律剿平，遂使泗城属属危而后安，地方乱而复治，洵属有功桑梓，宜报馨香。岑毓英前官滇、黔，功绩昭著，已奉旨于云南、贵州两省城各建专祠。今据泗城府属绅民以其毁家纾难，功在维桑，呈请建祠报享，合无仰恳天恩俯准，于泗城府属凌云、西隆、西林三州县，由该绅民捐建已故云贵督臣岑毓英专祠，列入祀典，以顺舆情，出自鸿慈。

谨会同两广总督臣李瀚章恭折具陈，伏乞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子太傅

云贵总督岑襄勤公神道碑^①

武昌张裕钊撰

公讳毓英，字彦卿，姓岑氏。其先，盖汉舞阴壮侯彭之裔。宋皇祐中有仲淑者，从狄武襄平侂智高，留知永宁军，遂家焉。其地，于今为广西之南宁。后徙泗城，由泗城再徙西林，故今为西林人。曾祖讳正美；祖讳秀岐；考讳苍松，文学生。三世皆以公贵，赠如公官，妣皆一品夫人。文学赠君，有子四人，公为长，次毓祥，次毓宝，次毓琦，并以材能著称，而公尤为魁伦。

年十七，试于县府及提学使，皆第一，补学官弟子。咸丰初，广西乱起，倡团击土寇有功，议叙候选县丞。于是，云南回寇方倂扰。六年，以县丞率义勇入云南，从克赵州贼巢。将攻宜良之汤池，破之，遂克宜良。会参将何自清击路南贼，大破之，路南复。

自克宜良，当事察公谋勇堪兵事，且任治民，即檄署宜良县事，复檄摄路南。督兵攻澄江，又兼行澄江府事。先后以功赏戴蓝翎，留滇以知县用，擢同知直隶州，加运同衔。

丁大母邓太夫人承重忧，奏留给假治丧，仍办军务。寻奉檄入回众说马如龙，如龙心折公，即来归，尽献其所据城邑。公益推诚与相结，如龙委心；至于其后虽或入谗搆，寻复感寤，卒得其力用。

同治元年，代理布政使事，加按察使衔，换花翎。无何回弁马荣贼杀总督，据省城反。公与诸弟率所部千余人保藩署及城东南隅，而密驰书如龙，激以大义趣赴援。如龙遂以夜至，内外夹击，尽殪诸贼，独马荣遁走曲靖，而省城复安堵。

公既已定省城之乱，乃西出师。当是时，滇中回寇充斥，其杜文秀尤凶狡，为诸贼最，凭苍洱、上下关之险，而窃据大理为巢窟，啸召数十万人，悖逆恣睢，放为不道，千里咸被其毒。公师出行，攻取诸近县，首路楚雄而东路告警，即以兵东指，克沾益、平彝，仍西攻楚雄，克之。益西克定远、大姚诸州县，至鹤庆、浪穹，且进规大理。而马荣与回首马联升再陷沾益，犯马龙，东路复告急。公不得已复还，大破贼联升及荣，得诛之，遂克曲靖。曲靖，迤东大郡也，又粮道所由，既克，公则大喜，而楚雄以西所克城邑复皆沦陷。公乃壹意经营曲靖，筹军食，简兵马，为重固不可拔，与省城相

^① 原刻本此处标题如此，而目录仅作“神道碑”三字。

辅，近峙东偏，隐然重镇矣。

于是，公乃以迤西巨寇延蔓，猝不可爬梳。自乱起以来，当事者谋不素定，东瞻西失，此捷彼挫，从贼而与为奔命，故迤无成功。今宜专意东讨，先治黔中猪拱箐之贼，绥定边境，稍以次讨平迤东南诸寇，东方靖而后楚雄以西乃可图也。会劳文毅公崇光自两广改督云贵，行次平彝，公迎谒文毅，询滇兵事，具以其意对。文毅则大魁之，于是乃遣马如龙出西路，而专属公以猪拱箐之役。

猪拱箐者，居贵州威宁州境，其近接者曰海马姑，皆穹山峻，幽阻险绝，苗众十余万穴其中，时出攻剿滇、黔、蜀三省之间，屡合军攻讨不能克，夙以为患。公既受任且发，而镇雄降贼叛据州城，师出东道，应时讨破。先是，公已累功升用道员矣，既克曲靖，晋布政使衔，赏勉勇巴图鲁名号，及是岁同治五年，补授迤南道；明年正月，补授云南布政使。

二月，公次猪拱箐。所部五千人，黔、楚诸军之先至者望见之，以谓与贼众悬绝若是，且立熠必无幸也，众相与目笑之。公则坚壁休士，而日密与诸将谋计设间，窥形得其瑕衅，一旦纵奇捷出，深入其胸腹，万众崩沸。自二月始至迄六月，凡百二十有四日，而猪拱箐、海马姑之贼一刃殄绝，诸军詫服，相顾愕然。捷闻，赐头品顶戴。于是公且班师还，而省城之急闻。

先是，如龙兵出失利，杜文秀知公之远出也，悉众东犯，连陷数十城邑，进薄省城，人大恐。公闻急驰还，道宜良、七甸以趋省城，所过连破贼垒数十，斩获万计。至则益遣师出攻，澄江及城西南州县皆立破。而马如龙亦来会，欢然相约，戮力破贼，贼为气夺。然环城贼垒尚棋布如故，皆锢若金铁，阻若阱攫，牢坚不可撼，重援贼飏至，豕突震荡不可常。我军尽锐力攻，死伤相继，而卒无如何，诸将苦之。公知贼狡悍，难骤与力搏，非旁出以挠之，势不可戢也。既以七年三月拜云南巡抚之命，乃分遣诸将出贼后，直捣迤西，益约结腾越、永昌、丽江诸豪杰与相援应，蜂午腾击，更进并举，贼惶骇不知所为，公乃督将士亟攻，城外诸垒应手进破，悍酋剧寇二十余万人，壹弥薙无遗类，公威震远近。

坐澄江复陷，降二级留任。是时，公已命诸将进攻迤西，而自督军攻迤东南诸贼，日渐有绪矣。及贼复陷澄江，乃进攻澄江，围其城。

九年秋，以乡试还省，事已复往攻，十年春克之。仍进讨诸贼，越十一年而迤东南悉平。而前所遣出迤西诸军，亦已先后克永昌、邓川、浪穹、赵州、云南、永平、蒙化诸城，进据上、下关以逼大理。公闻，以十一月驰赴大理，躬督诸军环城力攻。文秀出战败，还走入城，饮药，未即死，其党以献，立斩之军前，大理平。明年，顺宁、腾越、云州诸贼复以次悉殄灭，全滇底定矣。奏入，赏穿黄马褂，并赏给骑都尉世职。已而复晋太子少保衔，其骑都尉改一等轻车都尉，开复降二级留任处分，寻兼署总督。

自咸丰之初粤贼肇祸，其后捻寇、回寇群不逞之徒相继蜂起，国家征兵转饷，寃除中土大难，搏精殚力，仅而克济，其云南悬隔西南万里之外，承历久雕敝之余兵，弱而莫之助，饷尽而莫之继，乱愈益滋，日进无已。公起诸生，间关羁旅，游膺艰巨，乃始统规全局，谋定后动，益蹈难感激，躬履行间，率先士众，危困艰阻，出入百死之中，卒剪巨憝，奠定全省，以有成功。故自军兴以来，论边地人才，九牧同声，推公为冠。

以继母谢太夫人忧去官，光绪五年服闋入觐，授贵州巡抚，加兵部尚书衔。七年改福建，督办台湾海防。寻改署云贵总督，九年遂拜为真。

于是，越南法兰西之衅作，公誓师请出关，时和战未定，进次兴化以须。旋奉诏命节制关外粤、楚诸军，统归调度。公方具疏固辞，而他军遽溃走，兴化孤军无继，粮又尽，则以便宜退保保胜，复坐饬二级留任。十年七月，诏与法决战。命至，公立督军进，力战于宣光，大捷于临洮，前后攻取越南八城，破杀法众万余人，斩法酋数十人，获輜重兵械至不可数。方部署诸将渡河以规北圻诸省会，和议定，罢还。

初，公复出，天子闵塞外用兵之劳，重嘉公不避艰险，诏开复前处分，叠颁尚方、珍物、药饵以劳勤苦。既还，奉诏嘉予加一云骑尉世职。顷之，奉皇太后诏，颁内帑银五千两以赐南征将士。而论者亦以谓法人之乱，诸军苦斗于霖雨毒雾之中，倾命搏战，以死相贸，为内地所未有。然凉山、澎

湖、基隆皆有利钝，而滇军始终无挠，且以云南极敝之区，而著绩若是，故尤以为难能。然公亦以瘴疠游浸，婴兹贞疾矣。十五年春，用归政大典，晋太子太保銜。越五月，薨于位，年六十有一。

疏入，天子恫伤，赠太子太傅，赐祭葬，以谥“襄勤”，命人祀京师贤良祠，建专祠云南，诸子孙推恩赏官有差。而贵州及泗城府属，复从疆吏之请，并建祠。

公先夫人同邑江氏，后夫人连平赖氏，皆先公卒。江夫人生子春荣，二品荫生，遇缺简放道；春煦，选用知府。赖夫人生子春煊，光绪十一年广西乡试举人，候补五品京堂；春冀，即选道。妾周氏，生子春荫。女六人，孙八人。诸弟皆以从公立功致通显：毓祥分省补用道，毓宝云南按察使，毓琦分省补用道。

十六年闰月十四日，葬公于临桂县东之尧山高高岭，江夫人祔。

公既平滇乱，先后经画善后事宜及抚贵州、福建，皆具著功绩。生平于乡里、宗族、朋友、故旧，恩谊尤笃。俸入所余，不留私囊，以行德惠。其善治懿行，不可殚述。独述公之伟烈、系安危之大者，具综其始末而声以诗，其辞曰：

黑水洪波，滔天群飞。豺虺猖獗，摇毒争归。莽莽六诏，一方而瘁。猗欤岑公，其守洸洸。岿如一柱，持我危疆。爰公始迹，声自宜良。雷厉四征，遂度澜沧。千艰万抚，有奋无愆。莫彼藐藐，谥若金汤。氓獠谨谣，童叟相羊。岛夷不漈，眄我南徼。帝命公往，是征是抚。鸢跼之乡，毒淫所凑。曳足观贼，象猷长啸。餐蓼寝藿，争命于寇。卒其愤发，群众忘死。一决罔顾，万酋崩阰。封狼誓栗，徐帖其耳。最其功伐，猗欤公比？惟是害殄，浸淫被体。疾疚用淹，躬瘁名伟。临桂之邑，尧山之原。伐石纪绩，惟以万年。

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子太傅 云贵总督岑襄勤公神道碑铭^①

常熟翁同龢撰

光绪十五年五月八日，太子太保云贵总督岑公薨于位。事闻，上轸悼，赠太子太傅，祀贤良祠，谥“襄勤”，事迹付史馆，凡恤如礼。十六年二月，丧归桂林。闰月十四日，葬城东尧山之茔，立祭葬碑如令式，而神道之左礼宜铭，于是公之子赉状于同龢之门，乞文曰：若得请，宜信按状。

公讳毓英，字彦卿，又字匡国，系出汉舞阴侯。上世由棘阳迁广西南宁，历宋逮明，始占泗城之西林。曾祖正美，妣黄氏；祖秀岐，妣周氏、邓氏；父苍松，邑庠生，妣谢氏、谢氏。三代赠封如官。公生有异征，顾睐威重。成韶毕诸经，神明炯异。稍长游学，习剑槊。既为县学生，长图大念，隐然有宏揽宙合之规。

咸丰六年，云南回日乱，公杖策入滇，隶迤西总兵福升军，军有声。初，公以乡团击贼，叙官县丞，至是从攻宜良，用知县，即署县事；从克路南，署州事；督攻澄江，叙同知直隶州，署府事。至十一年，以抚马如龙，命代理布政使，寻加按察使銜，赏花翎，用道员。同治四年，加布政使銜，给勋勇巴图鲁，授迤南道，改署布政使，寻除。六年，以剿平猪拱箐，赏头品顶戴。七年，授巡抚。十二年正月，以攻克大理，赏黄马褂，骑都尉世职。寻以肃清功，加太子少保，一等轻车都尉，兼署总督。光绪二年，丁母忧。服阙入都，召见三次，授贵州巡抚，加兵部尚书銜。移福建，督办台湾防务。擢云贵总督。九年，法越事起，请出关助战，命节制粤、楚各军。十一年三月，和议成，命撤师，天语褒劳，加一云骑尉。十四年，以病屡请开缺，上不允。十五年归政礼成，加太子太保。

公始仕即事军旅，握刀抹首，倂卒伍中，而洞识兵机，奇侠皆乐为用，于是提籍疆圉，剌凶戮暴，赫成平滇之功。先是，马如龙以将家子，自称三世效忠，愿反正，公奉檄谕威德，如龙乃献所踞城。无何意有不悦，复起攻临安，群回应之。逆弁马荣，仓卒戕署总督潘忠毅公铎，据省以叛，时同

^① 原刻本此处标题如此，惟目录阙如。此次校点，在目录中加入“神道碑铭”条目。

治二年正月十五日也。公受任于危疑，知徒抚不可恃，及乱起，独守官寺，卒葆就城东南，密驰书责如龙趣赴救。于是杀李俊，而马荣走南宁合马联升，省城复安然。如龙感公诚，愿执节自效。

道光之季，回祸已萌于滇西，睚眦劫杀，屡起大狱。继而中原方苦兵，滇边单外，协饷不至，兵吏益放纷，三迤踵乱。而杜文秀最为老贼，既据大理，益旁攻五十三城，西及蜀之会理，东及黔之兴义。马联升、马荣、马兴才则攻踞曲靖，围陷省城，更扰迤东各郡。于是东西溃沸，全滇荡然矣。公既定省乱而西克楚雄、迤大理，巡抚徐之铭忽称疾，怀异同，乃又东还，禽斩马荣、马联升。时西路已复诸城，独公弟毓宝留守楚雄，危而完。

五年，劳文毅督云贵，就询兵事，公指陈形势，以先东后西之策进。是时回乱方炽，而苗尤阻兵，即奏以提督马如龙剿西路回，而以公特将先剿猪拱箐苗。猪拱箐者，隶贵州威宁境，与海马姑倚负，去镇雄不百里，鳞牙错出。酋陶新春据十三年，众十万，时扰三省边郡，戍军久无功。公既平镇雄，遂统滇军独任苗事。

初，苗之据海马姑也，倚红岩、尖山为固。而猪拱箐官万山中，出入径斗绝，苗分据奥阻，储粮山下吴家屯，设三隘，二龙关最亏蔽。公求间道，得后山大溜口，夜遣将卒二千人抄袭吴家屯，阖声与景，苗守斥猝不觉。公督大军直捣关，黎旦战方酣，苗闻铙炮声，从关后出，惊上山阵。纵兵仰击，连夺三隘及吴家屯，因进逼猪拱箐。苗出战辄创，则草山以滚石伤我师。公侦苗多猱人，使降猱踏歌，苗闻四山皆猱声，感而逸者万人。用猱目计禽陶新春，斩首虏无算，遂克之。滇军大将曰杨玉科、曰李维述，玉科用兵尤出没，及是乘胜夺红岩、尖山，公乃合围海马姑。会大雷雨，夜黑如覆盂，军蹙之，贼纷堕崖死，遂夷其屯。是役也，公独任其难，其百二十日，冒死克险地，如其言。

先是，如龙任攻西路回，屡失利。杜文秀知公劳师于东，倾巢出，连陷二十余郡县，围省城。公师旋至曲靖，闻警，声言道陆凉，儻出宜良、七甸，且战且进，次省东北响水闸，通粮道。如龙间谒公，悔回卖己，公推诚慰劳，如龙益用命，滇事多赖其力。

当是时，附省贼垒棋置，坚未遽下，而迤西贼益张。迤东南建水回最悍黠，与大理声援。公遣杨玉科、李维述主迤西军，令张保和、何秀林、蔡标、马忠诸将应之。公则自督迤东南军急解省围，益进克澄江。迤西军亦推锋而前，遂会师，壁大理。然贼恃援不下，我军昼夜环击，夺其东南门，杜文秀始穷蹙，阳饮药不死，错愕出降。公察其诈，斩阵前，密令玉科率死士入城收军械，布重兵为应夹攻之，歼贼殆尽。大理既复，于是全滇始定。

自公治军，历十八年，大小数百战，终始不贷洋款，不借川、楚兵力，攻牢保危，卒举边方已溃之地还之朝廷。最公位烈，声雄一时，孰与高下？公愤排纠互中奋蹕而出，危不弃义，用能夷巨患，获大嫌迹。其所至兴革，挈纲持网，钜细辄君。若在滇之复兵制，清田亩，罢捐输，厚学校，减商厘，革夫马；在黔之裁冗员，靖匪孽，辑流亡；在闽之开山抚番，筑城浚溪，并营勇，建碉卡，凡非关天下大利患者，固可勿著。

公薨，年六十一。配江夫人，继配赖夫人，先后封如例。子七：春荣，二品荫生，河南、河北兵备道；春煦，河南怀庆府知府；春煊，光绪乙酉科本省乡试举人，太仆寺少卿；春华；春冀，湖北督粮道；春熙；春荫、春华、春熙早殇。女六人。

惟公功在滇疆，微独朝右信公，即海内外牵连一口称公，无异说，于是不愧为公铭。铭曰：

俎豆金革，圣不并庸。覆之煦之，犹虑乘墉。岑公颍颍，起云骧龙。秉我庙算，揽此武功。百觔一揭，害生狙终。事殪则撤，孰憊即戎。政失纳侮，岭樛夜狂。连侮而远，翳古越裳。狙吾曷服，什伍其樯。叩心藩守，后脱先张。天郁斯怒，十万师翔。勿汝镛檠，曷致筐筐。公起嗜噓，逾关而来。帝嘉良佐，授节无猜。危遏保胜，风雷徘徊。明廷惟断，大磔敦脩。宣光既捷，谅山亦摧。胜之河内，万炮一灰。方期致果，以赧凶猖。彼穷黄死，乃诏罢兵。怙兹大赦，既持何创。算成决败，匪所可量。亦姑仍之，公实茹藏。天诛则迄，志赍莫飏。我识太原，糗茭互市。义屈祆神，往绩堪纪。日竞商征，其又可已。内治斯强，异日吾俟。大书公劳，略者倍蓰。高阙式瞻，丰词若峙。

清故光禄大夫赠太子太傅谥襄勤 云贵总督岑公墓志铭并序^①

义宁陈宝箴撰

公讳毓英，字彦卿，自号匡国。西林岑氏十一世祖子成，明永乐中为分管上林峒长官司，由泗城迁居西林县。十七世祖密，袭长官司，迁居县之那劳寨。曾祖正美，祖秀岐，父苍松，县学附生。以公贵，三世皆赠光禄大夫，妣皆一品夫人。

公幼怀聪颖，体状瑰异，诵读之暇，兼习武备。年十七，补县学附生。运厄阳九，元黄野战，金田逆贼火炎宇内，土寇侵扰县境，公率乡兵奋击却走，功叙县丞，始有职级。

云南乱回于时并炽，慨然有澄清之志。咸丰六年，率部入滇，迳请大府杀贼自效。初从助剿，未几独将，十有八载，乃臻救平。公官则自知县至云南巡抚。丁继母忧归，服阙历任贵州、福建巡抚，兼兵部尚书，督办台湾海防，乞太子太保，云贵总督，一等轻车都尉，加一云骑尉世职，诰授光禄大夫。

公文通武达，兼综条贯，奠基俶落。招降回酋马如龙，献所据新兴等八城，收夺奥辅，用斩李俊，安云南省城，开诚布公，屡戢首鼠。马德新诛后，禁回人挟军械，如龙家所藏尽出之。时如龙调湖南提督，亟大惊惧。及免官，终身不敢归籍，用是知公威信。

公自将兵东，马荣、马联升先后禽俘。迤东既平，迤西仍陷。总督劳文毅公崇光至，陈用兵策。文毅疏请如龙专办迤西，公督剿猪拱箐、海马姑逆苗，报可。既蜀、滇、黔三省会剿不克，公请独任，期百二十日，削贼酋陶新春、陶三春垒而禽之，果若所言，仅越四日。

马如龙西师屡失利，文毅会病薨，杜汶秀遽倾穴出犯，众号三十万。公时治军曲靖，兼程回援，谋通饷道。旋授巡抚，建三路进攻议，与西师夹击，卒枭汶秀大理，凡厥踞匪，殄罔牙孽，用是知公谋略。

汉回仇杀，怨入不解。省会回人初就抚，内外犹反侧，饷不时至。公忠义激下，假士人便宜，每下城邑，资械给军，散财犒士，民用感奋，输粟效死。事平之后，侏、獯、苗、夷咸与接见，酒浆教诲，沦浹妇稚，用是知公恩义。

公收复云南全省兼及黔地，大小数百战，短衣帕首，躬冒炮石。潘忠毅公铎遇害，贼据省城，率所部千人沥血誓众，独亲至昭灵观与贼渠约和，阴自部署解杨林驿围。鼻受枪创，锐气犹倍，用是知公勇敢。

公部勇皆取土著，投戈归氓，后患前戢。杜汶秀困省城既解，督师围澄江叛回，既收士心，奏举乡试。乱定，疏罢捐输，清亩缓赋，增书院膏火，综云南、广西饷数，加广解额、学额。其所莅官，举贤劾不肖，等教差养，起废修阙，与民谋长，毋有差贷，用是知公经画条理。

尔乃扬诤知力之场，驰骤功名之会，专一捍城之任，恢张御务之气，翼戴江汉、常武之声灵，咏叹出车、采薇之政治。其任总督也，法兰西谋并越南，自请出关，进驻兴化，奉命节制关外粤、楚诸军，疏辞。旋与法决战，屡战屡克，大败法于临洮府境，乘胜进规山西、河南省，劳师涉远，以主持客，合围掩群，计敌当灭。朝议寝兵，竟弃藩国，喟然春秋温肃，文武张弛，失时诡道，削势违理，丈夫所为不终，敌国外患将无所底止者已。

若夫腾越苏开先之流，东川盍达、土富匪贼之类，獯酋张登发之怙乱三世，鲁占高、陈定邦之伺间据地跳梁，讨平或改经制，自公视之，皆为余事。

光绪十四年，恩赐寿物。帝眷黄耆，天夺良干，春秋六十有一，十五年五月癸丑薨于位。

上览遗疏轸悼，晋太子太傅，祀贤良祠，事迹宣付史馆，赐银千两治丧，过所官吏护丧归葬，子

^① 原刻本此处标题如此，而目录仅作“墓志铭”三字。